

畿

輔

人

物

志

畿輔人物略序

畿內爲皆善之區王化所自出
生其間者多奇傑俊偉之彥蔚
爲國楨藹藹濟濟驚翔虎變一
曰地靈豈非教澤積累

久有以致之哉余友退谷翁于
書無所不窺罷政家居日手一
編上下千古而慨然于畿內人
物之盛懼其久而漫漶無徵也
于是輯爲志略自洪永以訖啓

禎三百季間名臣將相文章事
功粲然可考最著者如李文正
成文穆之相業王忠毅王襄敏
之武功岳文肅之氣節王忠肅
之勲名趙忠毅之忱直孫相國

李司馬之壯略先少保之忠勤
楊忠愍之節烈曹文忠鹿太常
范相國輩之殉國宋文恪石文
介之文學弈弈乎瑰瑋卓絕照
映今古細而及於才人墨子好

修獨行之士幽光潛德靡不表
而出之猗與盛哉蓋燕趙古稱
多慷慨節俠其人之彊幹果毅
可以濟緩急任大事所由宣猷
樹伐冠絕四方有以也余因讀

之而喟然嘆焉自史失其職而
掌故之放佚者多矣間有作者
非鄙固淆雜則輒以愛憎爲褒
貶是非紕繆厚誣古人將何所
徵信與退谷翁愀然有憂之而

位不列史官無從納金匱石室
之藏以補其闕而正其譌乃以
其夙所嚮慕而鬱積于中者特
皆著之畿內以待他日有史遷
其人者出經羅放失勒爲一代

之書斯亦庶幾世本之類乎吾
于是識翁之用意勤矣嗚呼天
下治日少而亂日多人才之生
或淹抑不用身老巖穴卽用矣
直道莫容時勢多迂君臣之交

不固讒邪之口日興以致功立
而謗生事集而中敗者往往有
之伏節蒙難之儔無論矣弘正
以前號稱平治顧以岳文肅之
受知特達卒爲讒構不究其用

梁肅王

襄敏勲庸赫然爲國虎臣而屢
用屢躋功名不終又况君子道
消奄寺竊柄羣小啓釁禍中清
流之日乎如孫趙范李諸君子
砥狂瀾于旣倒冀一木之能支

具卒爲宵人所困也必矣余每
覽廢興之由未嘗不掩卷而歎
歎也雖然成敗利鈍蓋有數焉
要不可謂當世之無其人也然
則退谷翁之爲此不獨闡揚前

哲抑誠有嘅予當世治亂之際
微矣咎歐陽公作五代史敘次
謀臣戰將風神如畫廼鹿門猶
謂其處五代之亂文字缺畧又
人物猥鄙不足揚推爲可惜今

畿內人物淵藪彀先爛然而退
谷翁具良史才少壯登朝猶及
見老成舊德聆其微言緒論又
所交遊多賢豪長者得以廣諮
博稽閱歷久而睹記真乃能吮

毫奮筆以成此書後之覽者不
知視歐陽公所作爲何如也余
不敏竊嘆鄉里人才之盛而又
有感于翁之志也輒爲論著之
若此

順治己亥夏日同里年家友弟

梁清標謹序

畿輔人物志序

畿輔人物志北漢先生之昨論
著也先生盲多峇歸第閉門養
重擁萬卷書搜討古今予時乙
遇之梁堂蘿徑之宅几榻蕭然

圖書在列，米嘗不相對。忘反覆，
營退谷，于鹵山當松粒，脊新柿。
林霜老，先生携笈，其間輒經時。
月觀率如乙日也。撰述既夕，召
斯志屬子序之。予既得卒業，亦

嘆曰此非先生間居自適之作
學抑何義正而例嚴也止於幾
輔以其近而易稽斷自明初不
事久遠而不可考其言書者不
書不曰所不知而失實也管龍

門著史記所稱嘗過某處見長
老云云或稱予于某善故得聞
之予于某之子之孫善之類皆
據其實而書之以傳信管者未
生出宰大邑入黨諫官畱心也

物諮諏中外之間其公卿大夫
賢否是非之實與夫肯指流風
遺事之在心耳目者皆日屬月
累而識之今復博綜前代詎載
以及章奏誌表諸文或得諸後

昆遺裔之匪傳說詳論約取俾
其人瑕瑜不相掩雖賢顯而竊
稱不召錄各一言之斤之可傳
卽山澤芥衣之倫汲焉採之
而不遺嗚呼時代遷流答之也

得喪毀譽久而不傳或傳而謫
易世之後浸已零落言不能知
其姓字者況乎是非之隱邪正
之微乎記事之書蓋可少乎哉
先生之勤二斯志亦懼其久而

失竇湮沒而不可復求也其于
中車之變寇逼城下守禦之策
百寮不得而聞獸二三闔心恫
喝要挾遂致君崩國喪此宋生
之所見而知之尤不能已于歎

獻太息而三致意者焉予以齋
斯志也非惟可以藏之名山大
壑之間方當

聖天子博覽典故嘉意肯世採立
乙代之史芻羅遺乘取其因心

而可以知其事曰事而可以論
其世聞見真而鑒誠正者莫善
于此矣曰之簡纂述成帝史所
益固不大哉益獨纂先生閒居
論著以自適之書歟

昔

順治己亥孟夏都人王崇簡誤

畿輔人物志序

先文穆在史館二十年金匱石
室之秘無所不紬覽當脩光廟
實錄成志欲有所推廣嘗顧余
而命曰汝不長貧賤無忘我所

欲論著矣已而牽藉遺教步武
史館自以為太史公之志當不
至終廢值方今海內初定

天子宵衣人臣奉職夙夜在公欲
於退思之暇網羅舊聞未易得

也噫此志未逮即謂之重綸扉
而遺庭訓夫復何辭今讀退谷
孫公所著畿輔人物志不覺嘆
祖生之先鞭也夫畿輔首善地
天府之國黃帝舊都東至海西

至於太行南襟河濟北枕居庸
形勝甲天下而生其間者往往
多駿偉非常之人豈直夷齊百
世師廉藺千載有生氣云爾哉
自永樂中佐命諸臣若忠武忠

烈輩感奮風雲固已不煩贊述
矣嗣是累朝休養代有名哲願
命則李文正將相則孫高陽武
功則王靖遠王威寧李襄毅銓
衡則王忠肅趙忠毅直諫則岳

文肅楊忠愍操行則耿清惠軒
總憲朱恭簡殉節則侯司寇茅
副憲范閣學朱中丞孟侍郎父
子申太僕金成兩職方吳長安
奉使則楊興濟吏治則王蘇州

何武涉其餘文章事功班班可
致者不勝指數詩稱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此之謂歟孫公綴而
論次之上自開國迄於啓禎得
一百二十人人自為傳共二十

卷先文穆行蹟載其中其序事
也覈其是非也正其垂鑒也遠
洵乎古良史哉蓋自公居諫垣
留心當世之故凡累朝實錄罔
不徵六曹奏章罔不輯功臣世

家賢大夫之業罔不芴蒐而博
采以是能奮筆以有成也是書
成殆與畿輔並雄矣然畿輔為
海內所朝宗而是書亦非一隅
之文獻也國家大事無過數端

殉節若壬午若甲申璫禍若振

若瑾若忠賢車駕若北狩若南

巡國是若建儲若禦邊若門戶

其散見諸傳者幾幾備矣後有

作者能勿以是為著鑑哉雖然

公嘗語余曰自屬草以來歷七
寒暑而始竟則欲因是書而更
為推廣以仰承先文穆之志抑
未知何日矣是不能不掩卷而
長太息也

順治己未秋七月大名成克鞏

撰

男光書

序

畿輔人物志者退谷孫先生之
所著也先生今既急流勇退侶
樵牧而瘳烟霞矣猶然惓惓不
忘著書何居嗚呼於此見先生

之志也嘗聞古之君子得時則
尊主庇民功業蔽於天壤不得
志亦必著書名山以嘉惠後學
若夫灰心稿形自命曠達有道
者弗居焉先生生長京師幼習

宗廟百官之美富矣彼都人士
之光儀而又仕宦省闈與海內
賢人君子有枌蘭之契其出處
顯晦多所閱歷若其玄黃水火
黨錮鈞鉅之禍又嘗痛心疾首

於鉛槧觀記之間故以四朝人
物志天下之人才而復以畿輔
志燕趙之人才揚其善而不及
其惡舉其大而不得其細無媿
可稱者雖宰執不錄有節可紀

者雖匹夫不遺茲何心哉夫論
天下古今之事者在乎識識正
斯義正義正則是非取舍無不
正無愛憎之偏頗無賢愚之顛
倒無事蹟之損益無遠近之棄

忽此皆於義乎取之也先生既
以嚴氣正性自治其身其於人
物之進退一以是折衷之凡所
表揚褒著皆忠孝大節經術文
學非是義也不列姦備人才若

此可謂泚泚乎盛哉余嘗讀司
馬遷史記至西山作歌燕市擊
筑樂毅報書虞卿棄印諸如此
類未嘗不掩卷而泣乃知古稱
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本其天

性所近地居東北為陰陽風雨
之會左滄海而右太行山川激
宕化為人物者代有英靈不可
銷歇今觀志中所載碩彥奇士
比肩接踵亦何負於古人也後

之讀是書者典型未遠景行不
怠卽其義以測先生之志其亦
可以翼定而資經矣若夫畿輔
一代之人物卽係明室一代之
盛衰諸君子序之退谷先生自

序之詳矣余何庸復贅

順治己亥嘉平月栢鄉魏裔介

頓首題於燕邸之素心齋

自序

嘗見古今載籍遠如汝南先賢
諸傳近如吳中往哲諸紀皆以
表其鄉之人物孜孜揚扝惟恐
不備非直爲邦國侈盛美也蓋
賢士大夫國之元氣鄉之坊表

也或潛或見皆自敬其身不敢
爲鄉里戮而鄉之人觀感興起
相即於善於是朝多正人里多
君子實嘉賴之傳曰鄉先生歿
而可祀于社正其人也今夫燕
趙之區是爲兩輔其地山高土

厚溥沲桑軋滙於渤海其氣又
自石晉後勃鬱垂四百餘年明
鼎北遷風氣大闡名賢蔚起或
生自土著或徙自他方代不乏
人惟是世代變遷誌銘殘缺其
人旣往實行漸湮桑梓至有昧

其姓名傳聞多有失真者則後
生何仰焉姑舉一二事如大司
農梁端肅真才真品立正嘉兩
朝著有偉績李西涯稱其文章
崔後渠贊其經濟然公生於近
郊而人多不知及讀徐宗伯識

餘錄始知爲大城人亟行諮詢
僅得梗槩所著文集奏議業不
復存霸州王繼津大司馬英毅
卓犖一代偉人初爲部郎與楊
忠愍結姻於患難之時聶司馬
講良知之學冒大儒之名者阿

附賊嵩殺忠愍王公以屬官面
斥之累官至大司馬卒忤時相
大璫以去此在古人中亦不多
見今求其麗牲片石久已亡矣
又向年坐固安揚都尉齋出其
縣蘇中丞所著益智錄數百卷

錯綜宏博爲有用之書竝言其
宦蹟卓然至今書帙灰燼姓名
亦復惘然諸如此者不知凡幾
矣又如方文端少以清雅著譽
及在揆席知畧不足而誠懇有
餘攻之者比之如沈四明非其

質矣至紅丸一案當時不究誤
藥之崔文昇而但究紅丸又不
究李可灼何由上聞而但究不
嘗藥爲弒君此諸君子之過也
故韓蒲州出疏爭之俛鴻寶先
生曰孫慎行君子也韓爌尚不

附會之蓋深許蒲州之言爲然也乃黃宗伯著野紀矇搜謂方以進紅丸之故斃於轟雷何其誣也又如李淮撫脩吾天生正骨個儻非常以部郎疏糾時宰在淮力陳稅璫之禍措一方于

衽席扶正抑邪功在世道當羣
小攢攻之日顧涇陽先生獨昌
言扶翼之所謂君子哉若人也
乃南方有記近事者謂其以建
逆祠遣戍不知建祠遣戍者同
名之孝陵衛指揮而乃指之爲

公何其誣也。諸如此者，又不知凡幾矣。余山居無事，好讀史書，擬以平昔所聞所見，前人事畧輯爲四朝人物志一書，以消永晝而畿輔人物志先成。雖聞見有限，搜羅未廣，然生平企慕大

端在此矣集中隱疵德而著媿
行以身在林泉董狐非其事也
所錄巖四朝而寬畿輔是父母
之邦也道宜然也至於急行誼
而緩功伐詳幽潛而畧通顯則
區區僻見未盡泯也然因是有

感焉當有明初襁諸君子乘運
遇主隨在自見進退雍容身名
俱泰何其幸也迨其晚季值一
二柄臣襲亡漢弱宋之黨論以
惑主聽萬曆而後畿輔多正人
君子卒無有安其身以行志者

或困死謫戍或終老罷閑或憂
讒畏譏一籌莫展馴至束手殉
義亦可哀矣然北闈開科首得
王忠肅爲當代名臣之冠至運
衰氣竭爰有偉人吳橋相國仗
節於北宛平司馬畢志於南以

結三百年養士之局其人俱生
畿輔間孰謂此書僅同汝南先
賢諸編而已乎

順治戊戌二月退谷孫承澤書
於谷中之烟霞窟

畿輔人物志目錄

第一卷

董學士倫

宋文恪訥

崔宗伯亮

秦侍讀裕伯

第二卷

劉侍郎敏

開司寇濟

蘇太守恭讓

侯司寇秦

茅副憲大芳

杜文學奇

何縣令翕

第三卷

黃御史潤玉 王忠肅翱 馬恭襄昂

寇莊愍深 胡司空瓚

第四卷

耿清惠九疇 耿文恪裕 曹文襄鼎

黃御史緩 張憲使天衢 梁端肅材

第五卷

崔莊敏恭 陳副使壯 岳文肅正

李文正東陽 賈司空俊 程司馬信

第六卷

周方伯斌

張司空欽

段大參正

王僉憲儀

穆副憲文熙

楊學博和

周邑令盛

李光祿紳

陳醒翁堯

郭太守文輔

盧光祿宗哲

孫僉事博

第七卷

傅文毅珪

石文隱珺

石司農珩

朱總憲裳

岳工部倫

達督學其道

第八卷

楊忠愍繼盛

王司馬遴

厲給事汝進

王太宰本固

王司農好問

劉司農體乾

鄭司空紳

楊中丞宜

史司馬道
張司馬學顏

第九卷

梁太宰夢龍

李襄毅化龍

余宗伯繼登

劉少宰元震

陳淮撫儒

戴司馬才

第十卷

魏中丞允貞

魏考功允中

趙忠毅南星

李淮撫三才

傅太常好禮

張職方主敬

王憲司嘉謨

孫太僕緒

第十一卷

孫閣部承宗

鹿大理善繼

賀給諫欽
蔡侍御鶚

第十二卷

李文康時

方文端從哲

李文敏國楷

劉司空遵憲

第十三卷

李閣學標

成文穆基命

范閣學景文

史司馬可法

第十四卷

劉憲司效祖

魏侍御純粹

梁中丞應澤

王方伯愛

呂太常邦耀

米太僕萬鐘

馮中允有經

張方伯國銳

第十五卷

崔太宰景榮

丁學士乾學

孟侍郎兆祥

劉學博廷訓

吳縣令從義

第十六卷

朱中丞之馮

金兵部鉉

成兵部德

申太僕佳胤

鞏都尉永固

劉新樂文炳

張惠安慶臻
衛宣城時春
李錦衣若璉

第十七卷

郭忠武登
吳恭順瑾
馬都督永

朱恭靖希忠
朱太保希孝

第十八卷

馬指揮應乾
袁錦衣彬
牟錦衣斌

侯都尉拱辰
吳錦衣孟明

第十九卷

谷監生大用
撤孝廉大經
王處士循吉

宋海翁登春

盧文學神

吳文學端御

呂逸人食安

孫逸人孝本

王司理荔

張茂才詩

阮文學漢關

崔文學子忠

余文學之祥

第二十卷

王咸寧越

王靖遠驥

楊興濟善

畿輔人物志目錄

終

畿輔人物志卷之一

北平孫承澤著

董學士倫

董倫字

安

世居燕之宛平自處山林間布褐藜藿學

者多從之遊以所居貝川因稱貝川先生元末政拙
民困累徵不出明初以薦舉爲春坊贊善大夫賜冠
帶侍懿文東官多所輔導太祖聞而善之陞左春坊
大學士會東官晏駕出爲河南左叅議盡心民事名
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嘗草封事數千言無一不

當上心者又上書薦肇州吏目諸葛伯衡上遽擢爲
陝西左叅議三十年以註誤免官典教滇南公行至
成都蜀獻王深敬之賦詩八章以導行至滇凡作養
成就一本於仁義道德故雖蠻童夷豎皆知向方建
文卽位眷念舊臣屢詢及之左右亦多薦公者召至
京師拜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
公孝孺同入內閣侍經筵御書怡老堂及鬆几玉鳩
杖各一賜之公上表謝畧曰桓榮設几杖於太常不
聞宸翰之賜晏殊題舊學於神道未見几杖之頒自

今將杖以戒噎則當思四海或有饑餒之民憑几以
安身則當念一物或有顛連之歎人傳誦之庚辰會
試與太常少卿高遜志爲考試官精於去取所收如
胡廣吳溥楊子榮楊溥胡濬輩稱得人焉其試錄序
有云天地之氣有盛衰而生才隨之氣之盛也敦大
忠厚之人多而天下治氣之衰也險薄佻隹之徒衆
而危亂作世尤以爲名言解縉之謫河州也倫言之
於上召還以縉爲翰林待詔其汲引人材類如此建
文間屢言當務親睦不聽燕王卽位後倫年八十餘

致仕每念革除事悒悒吁嘆數日卒歸塋宛平公敦
大醇厚行如古人至于不仕于昏亂之時而能委身
於休明之世不以內外夷險易其操可謂賢也矣

宋文恪訥

宋訥字仲敏滑縣人父崇祿字壽卿元行臺侍御史
追封魏郡公贈叅知政事謚忠肅訥承家教矩矱自
檢性持重齒冑館師友切磋學問該博元至正癸卯
進士令鹽山兵亂隱居洪武二年中書省徵儒士十
八人纂修禮樂公與焉事竣不仕而歸五年過元故

宮作詩傷之讀者知其明於春秋之旨也十三年四
輔官杜敷薦之召至當上意授國子助教橫經發難
擊蒞廓蒙學者歸向十五年應制同諸儒撰勅文十
六通援筆立就上大稱歎拜學士時建太學上幸學
博士龔敷執經祭酒吳顥進講上喜召公至奉天門
令爲太學碑賞賚并召其子安賜鈔十錠上每觀書
或論用人必與擬議皆稱旨十一月改文淵閣大學
士時年逾七十上親製誥詞引尚父典周八百爲比
蓋自宋濂詹同而後惟公時被召對旣感知遇日有

補拾甚見親信嘗寒附火燎脇下至膚乃覺上製文
警訥曰脇者協也豈爾居內不能協人主至然耶公
皇恐謝明年祭酒吳顛免官上簡用公特賜勅以往
嚴繩準推恩義身言並教寢食學廂不復家宿一時
士皆適用上猶慮功臣子弟有不服者以曹國公兼
領監事由是貴胄肅然一日公病遣中使諭卿稟天
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
不病而速差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
命畫工圖像上問昨公服坐堂上何以有怒色對一

生獻茶路而碎其甌念臣不才失於教敬中心自訟
不意爲陛下所知上喜慰出畫像示之以老召其子
進士望江王簿麟侍養十八年久雨求直言獻安邊
策曰今海內旣康蠻夷奉貢惟沙漠 未遵聲教

若置之不治則恐歲久醜類爲患邊圉若欲窮追遠
擊又恐六師往還萬里餽運艱難士馬疲勞陛下欲
爲聖子神孫萬世之計要不過謹備禦之策耳備邊
固在乎兵食足食又在乎屯田屯田之制必當法漢
本始年中匈奴帥十餘萬騎南向欲爲寇漢將趙克

國乃將四萬騎分屯緣邊九郡單于聞之引去夫以四萬騎分屯九郡而克國統制其間則當時籌畫區分槩可想見我朝諸將中勇知謀畧豈無如克國者哉陛下宜選如克國者數人隨其遠近高下立法分屯所領衛兵以克國兵數斟酌損益率五百里屯一將布列沿邊之地遠近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又何必勞師萬里求僥倖之功以取無用之地哉上嘉納之令邊軍皆屯田著爲令乙丑丙辰兩科上親策

士魁選恒在大學得士居天下三之二及任亨泰廷
對第一召公褒賞命誤進士題名記立於監門學錄
金文徵畏其嚴與同官田子貞等誣訥罪嗾吏部尚
書余燦移文令致仕訥陛辭上驚問知其故皆坐誅
圖形暴罪勅曰學較教育天下英材之所師者模範
根本官於學者君命也自祭酒而下分所學之優劣
辨職級之等差要當起居常道語出人儀文徵等不
知育才之所模範之源君命之重等差優劣之分交
通吏部寅緣爲奸誣祭酒訥受贓餓死生員魁落師

生廩膳夫其所教生徒或大家公侯子弟父母兄弟欲其成才幣帛鞍馬錢物酒肴厚禮於師此賢父兄也彰師之教爲儒者榮孰云賊也生員有疾存問飲食親教之師當告知典簿疾甚者告有司藥餌之不存問飲食藥餌或有傷生親教師當坐祭酒提綱而已乃云餓死生員又云尅落師生廩膳以卑誣尊飭非惑聽禍人不淺仍慰訥復位二十二年命讓帝王廟及廣惠祠碑文明年正月有疾尚醫來治二月朔疾甚其子及屬官懇請歸家屬聲曰是何風雲氣少

男女情多况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三日丁酉祭畢
昇歸抵暮卒不一及家事年八十上悼惜自製文遣
官致祭又遣行人祭于家爲治墳塋故事文臣四品
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又官其次子鄉邑訓導復祖
爲司業其卒後太學生有連舉大魁者上曰此宋祭
酒訓迪之功也諸生守官稱職者多出公門上每舉
爲教國子者法三十年以張顯宗譚克忠署祭酒司
業事上因思公坐奉天門諭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
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

訥善終朕禮送回鄉葬又令沿途有司祭訥近年老
秀才做祭酒懷異心不肯教誨改廢訥學規今年少
秀才署學事違犯學規重罪投沒頭帖謗師長者首
人賞銀百兩犯者凌遲沒產正德中謚文恪公家西
南三里卽瓠子堤忠肅構亭曰西隱公更築白雲茅
屋其間所著詩文二十卷號西隱集夫國學儲才之
地措治之本也國初人才彬彬率出於此師道立則
善人多詎不信乎且屯田一議建軍國之大計可謂
一代名臣矣

崔宗伯亮

崔亮葭城人洪武元年授中書禮曹主事遷濟南知府丁母憂起復爲禮部尚書時承元之後禮制久廢人安簡陋上命公定官員冠服之禮公于內外官員及隸卒軍士等制各定有差三年上諭曰司天臺言朔日以來日中有黑子占者多以爲祭天不順禮所致令亮制之公取歷代郊祀之禮斟酌損益以上復以我國家前議園丘從祀之禮以漢唐爲煩故止祀日月星辰太歲爲簡當上然之而止復問郊祀天地

拜位皆正中而百官朝參則列東西避正中何也公對以天子祭天升自午陛祭社升自子陛蓋社主陰陰北方也故君南向答陰也郊主陽陽南方也故君北向以答陽也若羣臣朝參無相答之義俱當避君上之尊故升降則皆由卯陛朝班則分列東西以避馳道此其義不同上重其議因命百司朝參左右班不得越省府臺俱就拜甬道上復命議百官及內史監官於皇太子親王前稱謂又定大朝會常朝及內外官員辭謝奏事待班等禮付侍儀司行之并定皇

太子以下及羣臣賜坐坐墩之制參酌宋典各爲等
差又請旗纛止祭於當祭之月與夫宗廟四時之祭
皆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祭於清明等節各備時
物薦享俱允行之夫辨上下定民志莫大於禮王者
所以法天地也公當禮制紊亂之後酌古準今不繁
不僣卓然定一代之章程行之三百年而無弊可謂
有功於世道矣

秦侍讀裕伯

秦裕伯字景容大名縣人從父仕元都就學胄監登

第累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會世亂棄官寓揚州復避
地上海養母母卒舉喪如禮時張士誠據蘇州遣人
招之不納吳元年上命中書省檄起之對使者曰受
元祿二十餘年背之不忠也母喪未終忘哀而出不
孝也乃上書中書省固辭洪武元年復徵稱疾不出
上手書諭曰海濱之民好鬪裕伯智謀之士而居此
地苟堅守不起恐有後悔裕伯拜書入朝辯博善爲
辭說授侍讀學士上登鍾山命與學士朱升張以寧
等扈從擁翠亭給筆劄卽景賦詩甚見寵侍一日言

元時告反者皆不坐上曰此何等事寬之至此所害
善良必多命反坐懲後由是乃風始息二年降侍御
時論學術政事皆當上意四年蜀地平上因與侍臣
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過
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
勝智勇兼盡豈可謂過攻城戰野捐軀徇國豈可謂
貪貪過之人不可使也尋出知隴州卒于官

畿輔人物志卷之二

北平孫承澤著

劉侍郎敏

劉敏肅寧人洪武三年舉孝廉爲中書省吏家貧每暮以小車市江上蘆葦旦載於家而後入錄事妻以蘆織蓆鬻以奉母人或矚亡以絹帛瓦器遺其家者敏懸于梁候其復來竟還之爲楚相府錄事值中書以沒官婦女給文臣家衆咸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乃子婦事何預他人及權奸事敗敏獨無

所與人稱其有識洪武十三年由工部侍郎轉刑部
侍郎其誥曰於戲昔聖人以德化天下故民樂于從
善而天下治然聖人之心必欲天下之人皆善無惡
有不率者然後用刑以齊之故賞當其功罰當其罪
而民之不從善者無有也故上曰君聖中曰臣賢下
曰民良而天地致和品物咸亨矣後世之君臣乏誠
意正心之學茂成已及物之善是以刑罪不當仁義
倒施法愈繁而犯愈衆此爲世之大病也久矣求君
之聖臣之賢民之良者幾希故善治國者必擇人治

刑否則法由此而煩期于無刑之地焉可得哉今以爾敏爲刑部侍郎特授通議大夫爾尚敬慎之哉司寇起身掾吏而約身以廉事親以孝夫孝則必慈廉則必明維慈與明聽訟之本也厥時尚善用人哉世乃謂明初用重典妄矣

開司寇濟

開濟北平人博學不仕見元末主昏臣懦天下將亂乃携家移居洛陽明太祖訪求遺逸舉爲府學訓導陞國子助教與胡丞相善以疾罷歸訓徒里中洪武

十四年御史大夫安然薦濟有治行召試刑部尚書
未幾爲真濟勤敏有爲嘗奏令司置考功圖日書所
行事稽覈勤怠上喜賜大第甚宏麗曰有司以此爲
式十五年監察御史趙仁言曩以賢良方正聰明正
直孝弟力田文學之士列置郡縣政績少聞又聘天
下秀才以資任用臣愚以知人不易莫若考其經明
行脩達于政事者爲一等通曉四書才兼幹濟者爲
一等量才授職往代舊官其既代之官就令布按三
司覈其稱職平常不稱職給文赴吏部再覈去留注

覽其言謂濟等曰秀才今徵至數千人宜嚴試授職
濟等條議乞選有才識文武之臣濟殿延訪秀才以
經明行修爲一科工習文詞爲一科通曉四書爲一
科人品俊秀爲一科言有條理爲一科曉達治道爲
一科六科備者爲上三科以上爲中三科以下爲下
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上從之濟敏慧有才辯凡國
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得濟一
經畫卽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濟得上信任益奮勵
効職他部事輒兼理人忌其才高又見上每召濟議

事謗言遂起竟暴卒開國之始用人爲第一義廣以
求之精以擇之斯朝無倖位野無留良矣六科之制
雖百世行之可也

蘇太守恭讓

蘇恭讓玉田人洪武十三年舉聰明正直任漢陽知
府恭讓豈弟慎密爲治簡而明嚴而不苛刑而民不
怨密遠省司凡徭役科徵之事獨倍他郡故政繁而
民困前守多阿奉取容無敢言者公每遇重役必詣
上官申理事多減省民賴以安先是有趙庭蘭者徐

州人知漢陽縣愛民有不便慨然以身自任朝廷嘗遣使下縣取陳氏散卒他縣率多以民丁應數覲免已責庭蘭獨爲民辯明以故民得不擾十餘年間漢陽民言郡守則稱蘇恭讓言縣令則稱趙庭蘭云

茅副憲大芳

茅大芳大興人博學能詩文少有奇名或贈之詩曰陸機此日能爲賦賈誼何時復著書洪武中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大芳感激額其堂曰希董方正學爲

記稱大芳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深有得于
正誼明道之旨建文君卽位擢右副都御史靖難兵
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云幽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
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關中
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
風一度一悲歌建文四年八月死之其子扶柩葬北
平城西茅公慷慨磊落殆謝翱龔開之儔也讀其詩
十載有生韻矣

侯司寇泰

侯泰南和人累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兵起泰與侍郎郭任進抗禦之策壬午督餉山東屢進言于李景隆不能用濟寧不守輜船陷沒還京建文復令出淮安督軍餉經畫苦心常徹旦不寐京師失守泰行至高郵與其隸上高縣人茅卯仔同執下錦衣衛泰不屈死之當靖難師起從龍者多北方之人乘時建功如張河間玉者比比焉而志中不載載公以及其隸則天下之所重者可知矣

杜文學奇

杜奇北平人燕王初起兵欲廣置羽翼下令境內舉
賢良方正有司以名上奇極諫當守臣節王怒立斬
之時方急兵事未暇逮其家及卽位乃族嗚乎王舉
賢良方正而乃誅忠直之臣于是乎不仁矣若杜公
者以諸生而持正義更難于方正學諸公世竟不知
其名惜哉

何縣令翁

何翁安州人由監生永樂中任武陟縣令敦行教化
寬仁愛人導民孝弟力田捐俸助婚喪不能舉者考

滿民走闕留之吏部嘉其賢加通判俸仍管縣事
政十八年以賢能第一擢監察御史振揚風紀辦理
冤獄甚多及謝政表正風俗施地建學鄉人賢之祖
宗朝久任之法致有爲令十八年者天下安有不盡
之才不善之政乎誠足紀也

趙太守豫

趙豫字定素安肅人洪武末以生員督賦守城永樂
丁亥授泌陽主簿擢兵部主事內艱起陞郎中知松
江府時戍兵驕甚擇其甚者杖而配之衆遂帖服一

意撫循與民休息擇民家子謹良者爲吏訓以禮法
不威而嚴身率以儉遊燕皆絕奏減吏員十五巡撫
周忱有所經畫必與之議而後決尤重儒術待學官
必以賓禮滿孝吏民數千人請留增俸正三品復任
前後十五年清靜如一上下皆化之刑獄大省請謁
路絕每視事惟一吏侍傍數卒肅階下正統十年吏
部論天下有司治行尤著者十一人名在上裂詔燕
於午門賜織金衣一襲致仕去後配食文襄祠在郡
每見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

松江大守明日來之誣蓋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
平或衆爲讐解因而息者多矣故又有趙老人之號
昔元氏之末四方揭竿率以官貪刑急爲言明祖知
其然簡拔循卓而久任之故建文之世幾致刑措焉
嗟乎瘡痍徧海宇安得趙老人之太守而爲窮民起
白骨哉